

# 从自我发现到自我毁灭

## ——从镜子意象看卡利古拉的存在哲学

甘甜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卡利古拉》是加缪“荒诞三部曲”之一，卡利古拉的身上很好地体现了加缪的“荒诞哲学”。同时，作为一个真理与谬误并存的人物，卡利古拉的结局注定是一个悲剧：真理在于他看清了世界的荒诞，并用自己的激情，如火一般地反抗；而谬误在于，这样充满了破坏力的反抗，践踏的是他人的自由，他必然会被自己的偏执的荒诞所打败，镜子作为全剧多次出现的意象，是卡利古拉自我的象征，同时也见证着卡利古拉自我确认、自我膨胀与自我毁灭。

**【关键词】**镜子；《卡利古拉》；加缪；荒诞哲学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01-00019-03

《卡利古拉》作为加缪的代表之一，体现着其荒诞哲学的要义。但是《卡利古拉》中的“荒诞哲学”，与《荒诞三部曲》中的《西西弗神话》及《局外人》又有些不同。承载着加缪“荒诞”理念的主人公，一个极端的“反抗者”的形象——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因为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兼妹妹德鲁西娅跑入暴雨之中三天三夜未归。回来后的他“发现了世界的荒诞”而后“性情大变”，由原先的温文尔雅变得残暴无比——他扮作“命运”，扮作“神”，在践踏一切自我膨胀中无视任何道德伦理与规则、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最后走向了“自我毁灭”——他被忍无可忍的贵族“从四面八方”刺死。在戏剧《卡利古拉》中也有着许多内涵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对全文卡利古拉的思想与行文有着重要的支持与反映的作用，“镜子”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将从这一意象出发，探寻卡利古拉在自我发现、自我膨胀、自我毁灭中的存在哲学。

### 一、自我确认——一个“荒诞人”的诞生

“镜子”象征着卡利古拉自我发现与确认，第一幕第三场中“镜子”的出现，可以说是他“存在”的见证者，也是他性格转变的标志：卡利古拉在看清了世界荒诞性之后，由原先那位温顺、在大臣口中“完美的”的君王变成了一位彻底的“荒诞人”。而“镜子”这一意象最早出现的地方，是在卡利古拉的风雨中奔跑了三天三夜归来时。满身泥垢、神态异常的他镜中看到了自己：

他几次抬手捂住嘴。他朝镜子走去，一看见自己的影像，便停下脚步。

(《卡利古拉》第一幕第三场)

这时的他刚刚失去自己的心上人德鲁西娅。通过前面三场中贵族的谈话，我们可以感受到过去的卡利古拉是个温文尔雅、贤德的好君王：“这些年天下太平”“做事一丝不苟”。同

时大臣们评价他“喜爱文学未免有些”过分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卡利古拉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定程度上也为卡利古拉的转变有些性格上的铺垫。归来后看见的“镜子”映射的是卡利古拉的自我的发现，荒诞的世界尽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卡利古拉走向镜子之前这里有一个细节：“他几次抬手捂住嘴”，这是他在看过“世界的荒诞”后的反应：或许是“惊奇”和“难以置信”，当残忍的真实赤裸裸地摆在卡利古拉的面前，在他领悟到“人必有一死，他们生活并不幸福。”之后，看到镜子停下来的卡利古拉也在重新审视自己。他自己立志要生活在“真实”当中，他看着自己的影像，就像是一场对过去的告别仪式。洞察了世界的荒诞之后，他企图用一种荒诞去反抗这种荒诞，于是在看见埃利孔的时候他说自己“想要月亮”。这里的“月亮”也是一个象征，是“难以得到的事物”，是“幸福”和“自由”，也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事物。而作为“清醒”的第一人，他不甘于世界被“荒诞”笼罩，而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别人同他一样认清荒诞——即使这是极端的：

卡利古拉（突然发作）这就是说，我周围的一切，全是虚假的，而我，就是要让人们生活在真实当中！恰好我有这样的手段，能让他们生活在真实当中。

(《卡利古拉》第一幕第四场)

而这个手段是权力，卡利古拉通过自己无所拘束的权力，对“这个世界采取行动”，企图通往“自由之路”。

### 二、膨胀中的矛盾——卡利古拉的“双重人格”

卡利古拉追寻幸福的路的过程绝对不是毅然的。一方面，他看清了世界的荒诞，用自己的虚无反抗着世界的虚无；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行事荒谬，这种荒谬必然会给人们带来伤害，所以他又是痛苦的。这样的矛盾体，就像镜子的两面，反射着

卡利古拉人格的两面。

首先，如前文所说，“死亡”是卡利古拉企图让众人看清世界本质的极端手段。“死亡”只是西方文学中探讨的话题——死亡是未知、是无法抗拒、是所有意义的消抹者，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那段对于“生与死”的经典独白一样。对于卡利古拉，在卡索尼亚劝告他“幸福是慷慨的，不是靠毁灭为生时。”卡利古拉回答说“……其实他痛苦的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人本应是无限追求的人，但是并没有谁都有像浮士德一样永不停歇的意志与努力，也如埃利孔所说，“人不能坚持到底”——因为人总是在自己舒适的范围内被“遮蔽”了起来，没有人愿意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追求一个不存在的“月亮”——而只愿停留在自认为的“幸福”中。显然，卡利古拉的想法是相反的，在面对了所爱之人的死亡之后，卡利古拉理所当然地认为通过“死亡”可以使人“醒悟”过来。同时，卡利古拉并不是作为一个直接的“屠杀者”剥夺他人的生命，而是更多地用一种“荒诞”的手段将其置于“死亡”的境遇之中——或是随意置换大臣们的身份、因为大臣的出口言语便杀掉他、或是将大臣的家人们处置成奴隶。他企图用“非理性”，去唤醒人们，直面人生。

但是另一方面，卡利古拉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的性格中也有着“理性”的成分，并且他深知自己的行为是矛盾的，在扮作“命运”、扮作“神”肆意处置别人的时候，卡利古拉也显示出内心的挣扎。在第三幕第五场中，卡利古拉发现了贵族谋反的证据，在卫士将舍雷亚带来的过程中，卡利古拉走向了镜子，进行了一段独白：

卡利古拉 你下过决心，白痴，一定要遵循逻辑。……为什么不会呢，卡利古拉？谁能知道呢？（环视四周）……即使把月亮给我送来，我也不能走回头路了。……不，不能走回头路，必须一直走到终结。

（《卡利古拉》第三幕第五场）

在这场独白中，几个“即使”，几个反问，以及那个“不”，足以见得卡利古拉内心挣扎之剧烈。身边的人逐渐消失，他清楚地明白是自己“杀人如麻”所致。这样的行为也必然让卡利古拉陷入巨大的孤独之中——记忆不复存在，所有的面孔都四散逃开。在第一幕第十一场中，卡利古拉拉起卡索尼亚的手，“用锏槌胡乱地擦掉光滑镜面上的一个形象”、叫周围的人看“留下的是什么”，但是周围的人因为恐惧都跑开了：

〔他挺立在镜前，摆出发狂的姿势。〕

卡索尼亚（恐惧地看着镜子）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变了声调，指头戳在镜子上，突然定睛凝视，欢呼一声：〕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

（《卡利古拉》第一幕第十一场）

他明白“一个人想要自由，总要损害别人”，在这样癫狂的状态下自我不断膨胀，卡利古拉在矛盾中追逐着激情，追逐着那“摧毁一切”的自由，他燃尽自己，企图追逐着月亮——追逐着或许在这个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真理”。

### 三、对照——卡利古拉与舍雷亚

在人物的设置上，舍雷亚与卡利古拉构成了“镜像”，他们都是能看清现实的“荒诞”的人物，但是他们对“荒诞”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舍雷亚，作为反抗卡利古拉、最后杀死卡利古拉的人物，他们“两个人的心灵和自豪感不分上下。”在一场与贵族的对话中，舍雷亚肯定卡利古拉，认为他的抱负是伟大的。他并不和其他的贵族一样简单地认为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是“丧心病狂”的，而是这样评价卡利古拉：“在他的身上，我最憎恨的，就是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同时，他并不是因为害怕失去生命而与卡利古拉抗争，而是无法认同卡利古拉荒诞的行为。他也是最能理解卡利古拉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卡利古拉运用权力，是“为一种更高的、更致命的激情服务。”但是舍雷亚不能容忍“人生的意义化为乌有，生存的理由完全消失”、“人生在世，不能毫无缘由”——舍雷亚虽然能看清这一切，但是也没有勇气去揭开生活的面目，更不可能像卡利古拉一样用燃烧自己的激情去反抗，而是沉迷在自己虚假的活着的缘由之中：

卡利古拉……可是，对你则不然。你是聪明人；聪明，要么付出很高的代价，要么否定自身。拿我来说，我要付出代价。然而你呢，为什么既不否认聪明，又不愿意付出代价呢？

舍雷亚 因为我渴望生活，也渴望幸福。我认为，推行这种荒诞逻辑，既无法生活，也不会幸福……

（《卡利古拉》第三幕第六场）

何所谓“幸福”？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幸福和荒诞是同一片大地的孪生子。两者是分不开的。”……“荒诞感也完全可能诞生于幸福”。作为“荒诞人”的卡利古拉，在看到世界关于“死亡”的真理之后，在他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们口中“幸福”、也不相信可以给予人们“幸福”的上帝了，所以他扮作“神”、扮作“命运”，这也可以说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挑战与反抗。这个世界没有所谓的“幸福”可言，就像他要追寻的“月亮”一样。即使如此，明知“幸福”不可获得，就像卡利古拉知道自己也不可

能真正获得月亮，但卡利古拉还是拼尽全力去追寻——虽然他的行动是多么残忍、又多么悲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加缪“荒诞三部曲”的另外两部中的“主人公”的影子——卡利古拉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也是无声地以自己的行动反抗世界荒诞的默尔索——在反抗和追寻的过程中，或许卡利古拉也是幸福的。

卡利古拉和舍雷亚是截然不同两面。面对已有的秩序，一人认清之后能起身反抗，同时希望其他人同他一样清醒过来，虽然最后付出代价。而另一人虽然能认清世界的本质，但是他选择了沉默、选择遵守现在的秩序，进而否定自身而沉沦其中。但是卡利古拉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他的自由肆意践踏他人。而舍雷亚代表的是普世的自由，即使看清了荒诞，即使就此生活于荒诞，也不愿损害他人的自由。二人是相反的“镜像”，卡利古拉只是孤独的战斗者，大众也不可能舍弃眼前所谓的“幸福”面对世界，就像默尔索被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送上了断头台。这个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在剧本的最后舍雷亚刺死了卡利古拉。

#### 四、自我毁灭——镜子的破碎与卡利古拉的死亡

同时，卡利古拉的毁灭是必然的，正如加缪评价卡利古拉时说：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拯救自己，也不可能得到反对所有的自由。

如前文所说，在追寻个人的自由时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这必然给卡利古拉带来毁灭。在第四幕第十四场卡利古拉被人行刺时，相比于前文，这里的镜子意象出现得更为密集，在戏剧的最后，卡利古拉亲手打碎了镜子。如果说归来后的卡利古拉面对镜子是自我的建立，而在刺客毁坏镜子的行动更像是对自我的告别，预示着自我的毁灭——而卡利古拉自己早已知晓自己的死亡结局，他也坦然接受了死亡的结局：

〔卡利古拉神色慌张，原地转了一圈儿，然后朝镜子走去（《卡利古拉》第四幕第十四场）〕

〔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个矮凳，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把矮凳飞掷出去，同时喊叫：〕

卡利古拉 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

〔镜子破碎。与此同时，手持兵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分拥入……〕

（《卡利古拉》第四幕第十四场）

这一段无疑是整部戏剧最精彩的一段，充满着崇高的悲剧感。这个部分像是一场告别仪式：是卡利古拉再次对自我的告别。是他在作为一名对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他人的导师，在对他人的“唤醒”失败后对世界的失

望的告别。在美国版《戏剧集》中，加缪说过：“《卡利古拉》是一种高级自杀的故事，这是谬误的最富人性的、也最悲惨的故事。”《卡利古拉》无疑是一幕悲剧，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卡利古拉的失败也反映着加缪的思想中的消极与无奈之处，作为个体的者的“清醒”是毫无用处的，世界上的大众即使能认清世界的荒诞也无法做到起身反抗，所以加缪会说“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拯救自己”——作为“反抗者”卡利古拉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

但同时，卡利古拉的形象是复杂的，作为清晰地看到社会的荒诞所在的卡利古拉是“真理”的化身，但同时他的极端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说是“恶”的化身。他是一个真理与谬误同在的人物。即使他的用尽全力去反抗世界的荒诞，希望大众同他一样能看清世界的荒诞，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残忍的，是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他像一头毫无头绪的野兽，只是抱着一个信念便横冲直撞，到头来他的所作所为可谓是毫无成效，最终走向了毁灭。

卡利古拉是在孤独中走向毁灭的。在卡利古拉被刺之前，他杀死了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情人卡索尼亚，也杀死了最后一个与自己亲近的人，将自己完全置于了孤独之中。剥离了所有情感、欲念、伦理的他成为了“虚无”本身，面对镜中他看到的不仅仅是自我，是孤独、虚无与荒诞。他失败了，在镜中看到的自己也是荒诞的——对于这个世界，即使他掌握了莫大的权力，他还是无能为力去改变。于是他拿起矮凳打碎了镜子——同时镜子的破碎也象征着杀死了自我。

卡利古拉选择了自我的自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他那样肆意践踏他人的自由永远不会带来幸福的月亮，所以加缪说卡利古拉“也不可能得到反对所有的人的自由”，卡利古拉最终被自己的荒诞意识所打败，他的毁灭是必然的。

#### 参考文献

- [1] 张军. 荒诞的境遇与尴尬的自由——《卡利古拉》与加缪存在哲学的潜隐冲突[J]. 戏剧文学, 2005, (01): 22-25.
- [2] 涂险峰. “透明的荒诞”与“纯洁的逻辑”——论《卡利古拉》中的暴虐启蒙[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4, 67(03): 86-91.
- [3] 王洪琛. 《卡利古拉》: 自我的边界与自由的困境[J]. 云南艺术学院报, 2009, (03): 36-39.
- [4] 张博. 生者何为?——从“荒诞意识”出发看加缪的“荒诞系列”作品[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35(02): 205-213.
- [5] 阿尔贝·加缪. 西西弗神话[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